



少帅传奇



● 编剧 赵云声 李 政
● 河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蓝纪先

少 帅 传 奇

赵云声 李 政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5印张 69千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10105·405 定价0.36元

人 物 表

- 张 作 霖 字雨亭，安国军总司令，陆海军大元帅，五十六岁，人称大帅。
- 张 学 良 字汉卿，安国军前线指挥，后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二十八岁，人称少帅。
- 杨 宇 霆 字临葛，安国军总参议，后任东三省兵工厂督办，四十多岁。
- 方 世 靖 秘书长，五十余岁。
- 于 凤 至 女，张学良夫人，三十岁，人称少夫人。
- 赵 媿 女，张学良私人秘书，二十来岁。
- 薛 秉 谦 大元帅府医官，三十一岁。
- 黄 蕙 女记者，薛秉谦的未婚妻，反日青年会骨干，二十四岁。
- 姜 树 礼 东北军军官，二十五岁，反日青年会成员。
- 张 占 魁 总司令侍卫长，张作霖同族兄弟，四十多岁。
- 谢 倩 怡 女，张作霖的干女儿，杨宇霆的私人秘书，二十多岁。
- 黑 姑 娘 女，艺人，二十多岁。
- 河野大作 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特务机关头目，军衔大佐，四十多岁。

河野加代 女医生，河野大作的妻子，三十岁左右。
斋藤助男 日本使馆官员，后为日本吊唁特使，五十多岁。
林久治郎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四十多岁。
东 官 日本奉天独立守备队副官，二十多岁。
崔 副 官 张学良的副官，二十多岁。
丁 副 官 杨宇霆的副官，二十多岁。

记者、侍者、侍女、奉天官兵及日本歌妓、奉天士绅等群众若干。

第 一 场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晚。

〔北京，中南海丰泽园。陆海军大元帅府客厅。

〔这是满清皇朝建筑，室内陈设古色古香。

〔幕启时，丁副官正指挥士兵从室内往外匆匆忙忙地搬运物品箱笼。舞台上呈现一片慌张、忙乱的景象。

〔一个奶妈模样的女人，在搬运物品的士兵中穿梭奔跑。

妈 妈 哎呀，小心点！这是六夫人的东西，都是金贵玩意儿，碰坏了一件儿，砸碎你的骨头也包不起！

士 兵 是！是！

妈 妈 （对另一士兵）哎，哎！那个箱子是三公子的！你也得轻点哟！（追下）

〔士兵放缓了脚步，变得轻手轻脚。

丁副官 （上去踢了一脚，斥责地）快、快、麻溜点！到时候装不完车，大元帅发起脾气来，你们还要不要命了？！

〔这时，门外卫兵一声高喝：“立正，敬礼！”随

即传来张学良的声音：“稍息！”

〔场上一士兵，听见喝叫，脚下一慌，背上的箱笼“哗”地一下栽了下来，各种衣物撒了一地。丁副官和士兵诚惶诚恐地赶紧收拾……

〔张学良偕同赵媿小姐上。张学良身穿军便装，披着斗篷；赵媿一身雅素旗袍，留着学生式的短发，二人并肩步入大厅。崔副官跨前一步，接过张学良的帽子、斗篷，递给身后的勤务兵。

丁副官 （慌忙站起。敬礼）少帅！

张学良 （皱起了眉头）怎么把屋子弄成这个样子？乱七八糟的。客人来了象什么！

丁副官 报告少帅，杨总参议命令卑职七点钟以前把东西运到车站，说大元帅夜里启驾，返回奉天！

张学良 大元帅今晚不走了。把东西放回原处。

丁副官 是！不过，总参议他……

张学良 回头我告诉他，把弄乱的地方整理一下吧！

丁副官 是！

〔丁副官挥手与抬箱子的士兵们下。

张学良 崔副官！

崔副官 到！

张学良 你给六国饭店挂个电话，问一下宴会什么时候结束？请大元帅和总参议早一点回来，说我有些善后的事情，要和他们商议。

崔副官 是！（下）

〔张学良说完，疲惫地坐在大师椅上。赵媿倒了一杯茶递给他。

张学良 （接过茶杯）小四，兵荒马乱的，我看你还是随我父亲先回奉天吧？

赵 媿 咱不都谈好了吗？怎么你又变卦……

张学良 我当然舍不得你离开。可是近来这局势……内乱纷纭，连年征战，我都厌倦了，加上大元帅进京后，事事都不顺利。日本人占领山东，国民军又步步紧逼……看来，紫禁城虽好，却不是我们的站脚之地呀！你先回去，过些天，我也……

赵 媿 到时候，我和你一起回去！

张学良 刀光剑影的，你何苦……

赵 媿 （打断他）我是你的秘书！照顾好你的生活、安全，这是少夫人交给我的使命。

张学良 你呀！（笑笑）好吧，那就留下来，咱们共患难吧！不过，前线可不比这里。不只生活苦，还得随时准备挨枪子儿！

赵 媿 （笑）你别吓唬我，打仗我见过。

张学良 （玩笑地）在电影上？可惜并非真枪实弹……

赵 媿 我可惜的倒是同胞之间互相残杀。对外国人却不敢放一枪一弹！

张学良 你又来了，我们不谈这个。

〔崔副官上。

崔副官 少帅，请愿代表又来了，要求见大元帅。

张学良 你没告诉他们大元帅不在吗？

崔副官 他们说见少帅也行。

张学良 我不是说过吗？我不见！

崔副官 是。（欲下）

赵 媿 他们现在在哪儿？

崔副官 在西大厅等候。

〔赵媿用目光盯视着张学良。〕

张学良 （未理采，却训斥崔副官）愣着干什么？快去告诉他们，我不见！

崔副官 是。（下）

赵 媿 汉卿，我觉得你应该去见见他们！

张学良 见他们，我说什么？说丧权辱国的“满蒙悬案”我们坚决不接受？大元帅又没发话，他委任的谈判代表是杨宇霆，说坚决把日本人赶出山东，赶出东三省，我办得到吗？即使我有这个想法能露出去吗？我只要一讲话，立刻就会成为一个外交事件！

〔崔副官返身复上，递给张学良一张名片。〕

崔副官 有位黄蕙小姐，说是你们的老朋友，要求接见。

赵 媿 （高兴地）噢，黄小姐，快请她进来。（崔副官下）

张学良 （看着名片）黄蕙是谁？

赵 媿 是我同学。你忘了，薛医官的未婚妻。

张学良 噢——想起来了！一位能言善辩的女记者。

〔黄蕙上。她举止洒脱，目光敏锐。〕

黄 蕙 小四！啊，少帅。您好！

赵 媿 （热情地）蕙，什么风把你吹到北京来了？

黄 蕙 冷风，从日本海吹来的刺骨的冷风！

张学良 黄小姐真不愧是政治记者，玩笑都带政治性。

赵 媿 是不是听说薛医官要返回奉天，专程来北京迎接？

黄 蕙 不，我是作为请愿代表来的。

张学良 怎么，你也是请愿代表？！

黄 蕙 少帅，您为什么不肯接见东三省请愿代表呢？他们含辛茹苦，千里跋涉，在北京已经等了半个月啦！

张学良 黄小姐。请你不要给我出难题了。

黄 蕙 不，这不是难题。我知道，你们战事不利，加上日本人步步紧逼，你们的心绪不佳。然而，正因如此，你才更应该见见这些请愿代表！他们都是些爱国的热血青年。见了他们你会感受到时代的脉搏。见了他们，你会感受到民族的伟力，见了他们，你会看到我们祖国的希望……

张学良 呵，照你这么一说。这些请愿代表都是尊神了？

黄 蕙 不，他们虽说是普通的中国人，却是我们民族的精英。

赵 媿 汉卿，黄蕙的话有道理，去见见他们吧！

张学良 好吧，就凭黄小姐这一番演讲，我也不能不动心哪！

黄 蕙 （高兴地）我这就陪您去！

张学良 别急哪，等大元帅回来，我陪他一起去好不好？

黄 蕙 （想了想）好，一言为定。

张学良 （笑）我真佩服你这张利嘴！不过，我也有点担心……

黄 蕙 担心什么？

张学良 担心秉谦将来受你欺负呀！（笑）

赵 媿 哎，黄蕙，该结婚了吧？现在兵荒马乱的，早一点结了……

黄 蕙 不害羞，当姑娘的说这个。我早就抱定宗旨献身社会；结婚也不能影响我的事业。

张学良 哟，黄小姐还是女权主义者呢！

〔汽车声。〕

〔薛秉谦上。他戴着金丝眼镜，身着西装。一副洋绅士的派头。但接触之后就会发现，这是个热诚、质朴并带有书生气的人。〕

薛秉谦 （惊喜地扑过来）蕙，你来了！

黄 蕙 秉谦！（二人紧紧握手，深情地注视）你什么时候动身回奉天，这次一定要多加小心。

薛秉谦 放心吧，不会有什么意外。

黄 蕙 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你，你可别大意！

张学良 （悄悄地拉起赵媿，风趣地）小四，咱们得躲一躲

了。人家情人的目光都是直线的，根本就没有发现我们的存在。

〔张学良拉着赵焜悄然欲下。

薛秉谦 （回身笑笑）站住！大元帅马上就回来了。

〔外面卫队一声声地高喊：“立正、敬礼”呼喊声由远而进……

〔突然。“叭叭”两声枪响，凄厉而尖锐。

〔幕后一片惊呼：“有刺客！”“大帅被刺！”
“抓刺客！”随即是一阵爆豆般的枪声。

〔副官和卫士们相继奔出。

〔张学良摘下手枪与薛秉谦正欲跑出时，张作霖从容走进。他身穿大元帅服，佩着勋章。挎着象征权力的指挥刀，威风凛凛。这位称霸北方的大军阀，见惯了刀枪剑树，眼前的枪声和骚扰并未使他恐惧。

张作霖 （沉着地）慌什么？！个把刺客有啥怕的，本大元帅见得多了！都给我各就各位！占魁，占魁呢？

〔张占魁，绿林出身，多年追随张作霖，是帅府的侍卫长。只见他一手拎一匣枪，气喘吁吁地跑上。

张占魁 大帅，占魁在！

张作霖 刺客抓到了没有？给我带来。我要亲自审问！

张占魁 抓是抓到了，可他，他说不出话来了。

张作霖 嗯？怎么回事儿？

张占魁 刚才，我那两枪打的有点不是地方。他，他胸脯子直往外冒血呢……

张作霖 噢，薛医官，你去给他看看。他妈拉个巴子的，这小子还挺有福气，大元帅的医官给他看伤。啊？！哈哈……

张占魁 那，他缓醒过来，我就给您带过来？

张作霖 算了，让杨总参议审审就中了。你去到汽车上，把我那翡翠嘴烟袋拿来。

张占魁 是！（下。薛秉谦随下。）

〔杨宇霆上。这是位儒将风度的军人，仪表堂堂。早年留学日本，有阅历，有魄力，人称“智多星”，是张作霖独霸东三省、称雄北方的得力助手。他机敏善变，城府颇深。他身着将军礼服，佩戴勋章、短剑，风度翩翩。但此刻却是一脸的关切和惶恐……

杨宇霆 大元帅，您受惊了！

张作霖 我说，临葛，你看这个刺客是……

杨宇霆 很明显，不是南京派来的，就是共产党！

黄 蕙 难道就没有另外的可能吗？

张作霖 噢，什么可能？

黄 蕙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满蒙悬案”问题，日本报纸上对大帅骂声不绝。我想，他们不会只停留在口诛笔伐吧？！

杨宇霆 （冲口而出）你是说日本人？这绝不可能！（他审

视了黄蕙一番)大帅,这位小姐……?

张学良 这是薛医官的未婚妻,黄蕙女士。

杨宇霆 (伸出手去)幸会。如黄小姐所说,倘若刺客是日本派遣的,那刺客肯定是日本的亡命徒。但是,很遗憾。他吐出的几个字都是汉语,人在昏迷状态中只能流露本国的语言,这证明他是中国人。

黄 蕙 也许逻辑上如此。然而,中国人就没有当汉奸的吗?日本人是舍得花钱买走狗的。

杨宇霆 (阴沉地)黄小姐的话,似乎有点耳熟……

张学良 算了,争这个有什么用!

张作霖 可不是;临葛,你去审一下不就清楚了嘛!

杨宇霆 (扫了黄蕙一眼)是!(下)

[张占魁拿着长杆翡翠烟袋上,他已经在烟袋锅里装好了烟末,递给张作霖,给点着了。

张作霖 (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一股烟雾。随即拿烟杆一挥)都下去吧!我一个人在这歇一会儿。

[张占魁、赵媿等下。黄蕙临走时向张学良递了一个眼色,张学良会意。

张学良 爸爸!

张作霖 (抽着烟,漫不经心地)嗯?

张学良 民众请愿代表在西厅等候您接见。

张作霖 谁让他们来的?

张学良 他们已经在北京等半个月了。爸爸,民心不可侮

您还是见见他们吧！

张作霖 见个屁！都是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告诉他们，都回去安守本分，国家的事情有政府管。小心上赤党分子的当！

张学良 爸爸，对付日本人不能忽视民众的力量。古语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张作霖 你他妈少在圣人门前卖百家姓。我二十来岁就和日本人打交道，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他日本人一蹶尾巴，我就知道他耍拉几个粪蛋儿！小六子，你可得学的稳重点，我这摊子事业将来都得交给你，你可不能感情用事。

张学良 爸爸，日本人出兵山东，占领济南……如今又乘人之危，得寸进尺，逼我们解决“满蒙诸悬案”抢夺我东三省和满蒙的主权……如果我们不奋起抵制，等到国破家亡之时，学良还有什么事业可言哪！

张作霖 （似有所动）咳，你也别说的那么蝎虎，咱爷们还到不了那一步！可眼下这档子事儿是他妈够糟心的……要不你就代我去见见他们？

张学良 那、关于满蒙悬案……？

张作霖 你照量着说吧，不让日本人捞着大便宜就中啊！

〔张学良转身欲下。

张作霖 （叫住他）等等！言多语失，还是少说为佳！外交上有个词儿叫什么来着，他妈拉个巴子的，怎么想

不起来了！……

好象是什么，什么告？

张学良 无可奉告。

张作霖 对，就是这个词儿。你要是不好回答，就给他来个
“无可奉告”！

张学良 是！（下）

〔张作霖打了个呵欠，用烟袋锅敲了敲茶几。

〔侍者上。

张作霖 把大烟灯给我点上。

侍者 是。（下）

〔二侍女随上，给张作霖脱去大元帅服，为其捶背、捶腿。

〔崔副官上。

崔副官 大元帅，日本使馆斋藤助男求见。

张作霖 就说我睡下了！请他明天来。他妈的，臭蚊子，还叮上了！

崔副官 斋藤说，事情紧急，您睡下了，也请您起来见他。

张作霖 嗯？（感到事情严重，起身）那，让他等等！催命鬼。

崔副官 是！（下）

〔侍者上。

侍者 大元帅，烟灯和烟具都准备好了。

张作霖 把烟灯吹了！

侍者 是。（下）

〔二侍女为张作霖穿大元帅服；张学良急上。〕

张学良 爸爸，斋藤深夜来访，来者不善哪！

张作霖 嗯，依你看，他们这是……

张学良 定然是为“满蒙悬案”而来，爸爸无论如何，不能答应他们。

张作霖 答应我是不能答应他们，可总得给人家点甜头。不的，我也过不去这个坎儿呀！

张学良 不，爸爸，一步也不能让。这是逼我们承认新二十一条啊！当年连袁世凯都没敢接受，如果我们让步了，岂不要背千古之骂名吗？

张作霖 唉，当年郭鬼子反奉，我要用他们的兵，饥不择食。答应过人家，这是欠了人家的账！

张学良 爸爸，这是东三省请愿代表送来的血书！

〔张学良说着打开手中的白绸，上面是鲜红的血迹，八个大字：“还我山东，还我主权！”〕

张作霖 （看见血书，神色有变）啊，这，这是干啥呢！

张学良 这是东三省青年的热血。爸爸，这就是民心、国心哪！

〔崔副官上。〕

张作霖 （沉吟片刻）好吧。把它留这儿，你下去吧。

〔张学良下。斋藤助男上。这是日本公使的谈判代表，一个老谋深算的外交家。〕

张作霖 （从椅子上走下来，笑容满面地伸出手去）啊，老朋友，欢迎、欢迎！

斋藤 听说大帅今晚要返回奉天，芳泽公使特意派我赶来送行！

张作霖 啊，谢谢！谢谢芳泽公使的美意！来人！

〔侍者上。〕

张作霖 为斋藤先生准备酒宴！

斋藤 不，不必麻烦了！鄙人深夜造访，还有一要事。刚才接到田中首相的电报，让我前来贵府，听取大元帅关于“满蒙悬案”的最后回复。（“刷”地一下，打开皮包，从中取出文件夹，递给张作霖）这是备忘录，东京在等候回电。

张作霖 （对“备忘录”看也没看，便放到茶几上）不要急嘛，咱们边喝边谈。（对待者）怎么还不快去准备酒宴？

〔侍者下。〕

斋藤 不，大元帅阁下，首相急等我的电报！

张作霖 那你告诉他，前天，我已指派杨宇霆将军专门和你们谈判。我告诉他，咱们要对得起日本朋友。过去你们没少给我帮助，我张作霖是知恩报恩的。

斋藤 奇怪，难道杨将军没有报告大元帅吗？芳泽公使与杨将军的谈判没有达成协议。

张作霖 （故作不知）哎呀，这怎么说的！我一定教他继续和你们谈判，直到日本朋友满意为止。

斋藤 大元帅这两天没见到杨将军？